

# 普通语言学

杨茂勋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厦门

[闽] 新登字09号

普通语言学

杨茂勋 编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尤溪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1.375印张 284千字

1993年10月 第1版 1993年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615—0742—2/H·56

定价：6.30元

## 序

这本《普通语言学》教材，是根据笔者自1962年至1985年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多次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的讲稿增省编写而成的。它是笔者多年教学与科研成果的总结。自1985年7月动笔以来，历时两年半，于1987年年底全部完成。

本书比较系统、深入地讲述语言学方面的基本理论，注意由事实归纳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力求以唯物辩证法来指导全书的编写工作。“语言学概论”（笔者自1958年起即讲授此课）是基础语言理论课，而“普通语言学”则是专门化语言理论课。前者旨在全面、一般地介绍语言理论的入门知识，而后者则旨在重点、深入地阐述语言理论的专门知识，求深度而不求广度。因此，在《普通语言学》教材的编写方面，也就与《语言学概论》有较大的不同。

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出版于1954年，岑麒祥的《普通语言学》出版于1957年。自是之后，语言学已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语言理论方面当然也有不少新的重大成就，急需把这些语言新理论、新方法纳入到语言教学中来，以如实反映新科技时代的语言科学水平与提高语言理论的教学质量。近年来，《语言学概论》教材已陆续出版多部，唯独《普通语言学》教材尚无新著问世。这

给大学“普通语言学”一课的开设，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弥补30多年来未出这一方面新教材的不足，是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本书可作高等院校“普通语言学”课程的教材；可作“现代汉语”、“汉语方言学”、“汉语发展史”等语言学课程、尤其是“语言学概论”课的主要参考书；可供研究生评读。本书也可以供语文教师以及语言文字工作者参考。

哲学、人类学、文学中的文艺评论，这三者中的结构主义、符号理论，同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符号理论一样，都导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但是，索绪尔所创立的理论有其严重的缺点和局限性。其严重缺点是：索绪尔的理论是建立在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他是语言学中的黑格尔。他虽处处从矛盾、对立、统一与发展中去观察和处理语言，但却把语言中的物理音响完全摒除于语言(*langue*)之外，而归属于语余(*parole*)，即把音位变体只看作是语余的东西，而不属于语言。他认为音位只是一种抽象的结构。其局限性是：索绪尔只提出了结构主义、符号理论的根本原理，但还来不及把它应用于语言的具体研究之中（索绪尔书中所谈的“*phonologie*”只相当于“语音学”，而非“音位学”）。本书吸取了索绪尔有关理论的精华并加以发展，而扬弃了其唯心的糟粕，从而把结构主义、符号理论置于唯物辩证法的坚实基础之上，克服了其严重缺点。此外，本书把这种理论广泛应用于语言的音位、义位与语法等的研究分析之中，把索绪尔的上述理论具体化，中国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克服了其局限性。因此，本书可作哲学、人类学以及文艺评论工作者等的参考书。

专为语言理论教学而编写的这本教材，说理比较深透，语例比较丰富，并附有适量醒目的图表，便于阅读和学习。凡不熟悉国际音标与外语例子的自学青年读者，可以先暂时不管这些，跳读过去，待通读全书，尤其是已通读“语音学”（第八章）部分后，就会逐渐领悟熟悉起来。“语音学”部分是原已考虑到为了便于自学而特意分为几步，即由易到难、由少到多、循序渐进加以编写的；而国际音标又是以大家早已熟知的拉丁字母为主体，虽有不少外加“字母”，但其形体凡与原有字母相近者，其发音亦必近似，易认易记，因此，实际上它们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陌生。根据书中所讲述的发音原理，由已知推未知，自学是办得到的。此外，在不少外语例子后面，也已注有国际音标。这样一来，对初学者来说，本书也就可以兼有语言学入门书的作用，可以兼有语言学速成法的作用。严格按照正确的语言理论办事，就可以显示出语言理论的强大威力，在三个月之内可以基本上学成一门外语，能与讲该语言的当地人自由交谈（见第一章第二节）。国际音标、语言理论与外语比较起来，当然容易学习得多。

由于普通语言学所涉及的方面极为广泛，不论是语言素材本身或者是语言文献资料，都囊括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笔者虽力图精益求精，多次修改核查，但缺点错误仍属难免，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我要深表感谢的是新疆大学中文系徐思益教授，是他最初促成了我对本书的写作。杭州大学中文系王维贤教授与厦门大学中文系何耿丰教授，黄景湖副教授（兼责任编辑），先后分别校审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修改本书极有帮助。新疆大学中文系林端教授对其中部分章节也提出过高见。厦门大

学中文系许长安副教授，厦门电视大学曾传兴教授，重庆十一中学杨茂勳老师都鼓励鞭策我写成本书并一直关心它的出版。厦门大学中文系叶宝奎老师帮助校对书稿，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厦门大学外文系杨士焯，厦门化轻公司杨士焯，不但对本书的编写提出过意见，而且帮助精心制图，反复校对。此外，我还要感谢排字工人同志，他们对书中比较难排的为数众多的国际音标都能一丝不苟地拣排出来，而有的音标还要重新刻铸，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

**杨 茂 勳**

于厦门大学北村

1987年12月26日

# 目 录

序	(1)
<b>第一章 绪论</b>	(1)
第一节 什么是普通语言学	(1)
第二节 普通语言学有什么用处	(5)
第三节 普通语言学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11)
<b>第二章 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洪保德的语言理论</b>	(15)
第一节 语言的性质与研究方法	(15)
第二节 语法形式的发展	(23)
第三节 语言的形态分类法	(36)
<b>第三章 语言学的对象</b>	(47)
第一节 对语言学对象认识的历史情况	(47)
第二节 在言语交流中的语言	(55)
第三节 各家对区分言语、语言、语余的不同看法	(76)
第四节 区分言语、语言、语余的意义	(86)
<b>第四章 从同类近亲看语言</b>	
——语言的符号性	(94)
第一节 语言符号、能指、所指	(94)
第二节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线条性	(97)
第三节 语言符号的恒变性、稳固性	(103)
第四节 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同异	(116)

<b>第五章 从时间角度看语言</b>	
——语言的共时态、贯时态·····	(125)
第一节 概述·····	(125)
第二节 共时语言学与贯时语言学的区别·····	(132)
第三节 混淆共时态与贯时态的后果·····	(139)
第四节 对索绪尔区分语言共时态与贯时态的评价·····	(143)
<b>第六章 从结构特点看语言</b>	
——语言的功能差别结构·····	(147)
第一节 什么是语言的功能差别结构·····	(147)
第二节 语言的能指功能差别结构·····	(149)
第三节 语言的所指功能差别结构·····	(152)
第四节 语言符号体系的功能差别结构·····	(158)
第五节 评索绪尔有关语言形式与实体的论述·····	(164)
<b>第七章 从心理活动看语言</b>	
——语言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	(170)
第一节 概述·····	(170)
第二节 语言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详释·····	(172)
第三节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相互依存性·····	(176)
第四节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研究历史·····	(183)
<b>第八章 语音学</b> ·····	(185)
第一节 概述·····	(185)
第二节 语音的产生和分类·····	(186)
第三节 辅音的分类(上)·····	(195)
第四节 辅音的分类(下)·····	(210)
<b>第九章 音位学</b> ·····	(218)
第一节 音位详释·····	(218)
第二节 确定音位的原则·····	(234)
第三节 音位的区别性特征·····	(249)

第四节	语言的音位体系·····	(257)
<b>第十章</b>	<b>义位学</b> ·····	(267)
第一节	概说·····	(267)
第二节	义位、词位义位·····	(270)
第三节	义位的区别性特征·····	(277)
第四节	义位体系 ——语义场·····	(287)
<b>第十一章</b>	<b>语法学</b> ·····	(295)
第一节	形位·····	(295)
第二节	确定形位的原则·····	(298)
第三节	形位的类型·····	(307)
第四节	法位·····	(312)
<b>第十二章</b>	<b>语言的起源</b> ·····	(331)
第一节	语言起源的时间·····	(331)
第二节	语言起源的条件·····	(334)
<b>附录一</b>	<b>语言的定义</b> ·····	(346)
一	马恩列斯的定义·····	(346)
二	其他 44 位学者的定义·····	(346)
三	本书的定义·····	(350)
<b>附录二</b>	<b>主要参考书目</b> ·····	(352)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什么是普通语言学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

从名称上看，在我国，约在 1934 年才使用“语言学”这个名称。在此以前，它叫作“言语学”，该词是从日语借来的。

在欧洲，linguistics (语言学) 这个术语约在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使用，在此以前，通用的是 philology (语文学)。

“普通语言学”这个名称，在我国，解放以前叫作“一般语言学”。1931 年雷通群翻译日本安藤正次的《言语学大纲》一书时就使用这个名称。1934 年张世禄在《语言学概论》一书中沿用此名去翻译英语的 general linguistics。1959 年美籍华人赵元任在《语言问题》一书中也只使用“一般语言学”。解放后，我国根据俄语的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或 *обще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改译为“普通语言学”。1954 年高名凯出版了两卷本的《普通语言学》，1957 年岑麒祥又出版了一本《普通语言学》，同时全国各大学中有关课程也都叫这个名称，因此，“普通语言学”就取代了“一般语言学”。

在欧洲，“普通语言学”这个名称最早见于阿德隆 (J. Ch. Adelung) 于 1806—1817 年出版的四卷集巨著的书名《米特里达

特斯或普通语言学》(Mithridates oder allgemeine Sprachkunde),但其含义与现在不同,它只是多种语言辞典一类的东西。含义与现在相同的“普通语言学”这个术语,约在19世纪末已开始通用。较早用它作书名的有汤姆松(А. П. Томсон)写于1906年出版于1910年的《普通语言学》(Обще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和索绪尔(F. de Saussure)逝世后于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从内容上看,普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理论部分。普通语言学等于理论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是与个别语言学相对而言的。个别语言学是对具体的个别语言或个别语系中为数不多的亲属语言所进行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分析具体语言或同一语系中各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共时结构体系及其贯时发展规律。

个别语系中各语言的研究之所以属于个别语言学,一是由于从来源看各亲属语言都是从同一语言发展分化而来的;二是由于从结构类型基本相同的各亲属语言中不可能概括出人类一切语言的一般理论来。例如,汉藏语系中的汉语、藏语、苗语和泰语等个别语言都是从原始汉藏语发展分化而成的,而这些语言的共同特点是有声调,没有或较少有复辅音,没有或较少有词形变化,等等。当然,这些特点不是人类一切语言所共同具有的。

又如原始印欧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分化出为数众多的语言。印欧语系在语族方面就有:1. 印度语族, 2. 伊朗语族, 3. 斯拉夫语族, 4. 波罗的语族, 5. 日尔曼语族, 6. 罗曼语族, 7. 凯尔特语族, 8. 希腊语族, 9. 阿尔巴尼亚语族, 10. 阿尔明尼亚语族, 11. 赫特语族, 12. 吐火罗语族。语族下再分为语支,最后才是各个具体语言。下面请看印欧语系中三个语族的一些具体材料。

## 一、印欧语系（语系内各语族之间同源关系不很显著）

	“母亲”	“兄弟”	“三”
古日尔曼语	*móder <sup>①</sup>	*bróðer	*þriz
英 语	mother	brother	three
古罗曼语 (拉丁语)	māter	frāter	trēs
法 语	mère	frère	trois
古斯拉夫语	māti	bratru	trije
俄 语	mat <sup>②</sup>	brat	tri

## 二、个别语族（语族内各语言的同源关系显著）

日尔曼语族		罗曼语族		斯拉夫语族	
“手”					
英 语	hand	法 语	main	俄 语	ruka
德 语	Hand	意 语	mano	捷 克 语	ruka
瑞 典 语	hand	西 语	mano	塞尔维亚语	ruka
“冬天”					
英 语	winter	法 语	hiver	俄 语	zima
德 语	Winter	意 语	inverno	捷 克 语	zima
瑞 典 语	Vinder	西 语	invierno	塞尔维亚语	zima
“喝”					
英 语	drink	法 语	boire	俄 语	piti
德 语	trinken	意 语	bere	捷 克 语	piti
瑞 典 语	dricka	西 语	beber	塞尔维亚语	piti <sup>③</sup>

① \*号表示构拟的古音，下同。

② 音标上加一小点表示软音，故 [t̪] = [t̪̟]，详见第八章第四节。

③ 参引自布龙菲尔德：《语言论》8—9页，商务印书馆，1980。

印欧语系中各语言的共同特点是：一般没有声调，多复辅音，多词形变化，等等。这些特点与汉藏语系中各语言是不大相同的。

普通语言学是以古今中外人类一切语言为研究对象，在个别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中概括出来的一般语言理论。例如，对汉语进行研究后，知道汉语中有词汇体系（语音、语义）与语法体系（语音、语义），英语也有词汇体系（语音、语义）与语法体系（语音、语义），等等，一切语言都毫无例外，从而就概括出一条普通语言学的一般理论：人类一切语言都有词汇体系与语法体系，而这二者又是由语音体系与语义体系相结合而构成的。

可见，普通语言学与个别语言学有显著的不同：它们的对象不同，前者以人类一切语言为研究的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人类一切语言的共同本质为研究对象；而后者则以个别语言或个别语系中的有限语言为研究的对象，它们使用方法的重点不同，前者主要使用综合的方法以概括个别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在其发展的现阶段，演绎法的使用也越来越重要了；而后者则主要使用分析的方法以剖析各语言本身的结构特点。它们建立的先后不同，先有个别语言学，后有普通语言学。它们研究的目的也不同，个别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弄清个别语言本身的结构体系或一定数目有同一起来源语言的发展情况。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一般语言理论。总的来说，普通语言学是以人类一切语言为对象，概括所有个别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以建立一般语言理论。它探讨语言本质、发展、起源、语言的结构规律、使用特点、研究方法以及语言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并对此作出科学的结论，以指导语言研究与语言实践。

## 第二节 普通语言学有什么用处

普通语言学的用处决定于语言的用处，虽然二者的作用并不相同。

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语言，而人类语言是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最重要的必备条件之一。任何正常人都不能不使用语言，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语言。社会一旦没有自己的语言，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便会无法继续存在。语言虽然这样重要，但是要学好它，正确地研究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来进行指导。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在实践中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见普通语言学是很有用的。下面简要地谈一谈它的具体用处。

### 一、指导学好语言

首先是指导学好普通话。

汉民族中每一个人都会讲汉语，为什么还要学习普通话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会在思想上重视对普通话的学习。普通语言学告诉我们：每一种使用人数较多的语言都会因社会、地理等原因分化为各种地域方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集中的基础上，同一语言社会也必然是以一种方言为基础发展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例如，法兰西民族共同语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首都巴黎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英吉利民族共同语是以政治、经济中心地首都伦敦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意大利民族共同语则是以首都罗马以外的文化中心地佛罗棱斯城为代表的以多斯冈方言（大文豪但丁、薄伽丘等人在文学作品中所使用的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等等。而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以政治、文化中心地

首都北京语音为代表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普通话既然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其他非基础方言区的人就只能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和使用普通话。而基础方言也并不完全等于普通话，它只构成普通话的核心部分。基础方言也还进一步分化为许多次方言与土语，这些次方言、土语与普通话也有不少的差别，所以这些地区的人也有必要学习普通话。至于具体学习普通话的语音、词汇与语法，当然也需要语言理论来指导。

其次是指导学好外语。

外语是促进国际交流、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工具。要学好一门外语，要口译和笔译过关，一般需要六、七年以上专门学习的时间。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好一门外语呢？能！只要严格按照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指导进行学习就可以办到。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是最重要的口头交际工具。因此，只有把外语真正作为最重要的口头交际工具来学习，来使用，才能大显神效，使学习时间缩短，使学习成绩卓著。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年学会一门外语口译的实例。

美国在珍珠港事变（1941年12月）后，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延及两洋三洲，军中急需多种外语的翻译人才，尤其是急需短期培训平时很少有人去学习、使用人数不多、战争所在地各土著民族语言的翻译人才。美国国防部为此去找美国语言学会想办法，该学会就委托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写了《实际掌握外国语的指导提纲》（*Outline Guide for the Practical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 1942）。根据这一《提纲》，设计出陆军外语专门训练教程，仅在一年之内便训练出了数以千计的在作战当地能听能说的外语口译人才，解决了顺利进行战争的大问题。其速成培训口译人才的办法是：

1. 慎选教师：必须本族人教本族语。
2. 教学单一：只搞听说，不搞读写。

3. 集中精力：只学某一门外语，不学其他。

4. 建立语言岛：在学校范围内只准以所学外语作为唯一的口头交际工具。这有如英语水域中出现的一个外语小岛。<sup>①</sup>

这种学习办法，就是把外语作为最重要的口头交际工具来学习的办法，也就是儿童迅速学成语言的办法：儿童周围都是讲本族语言的人在教他，儿童只学听说，儿童只学某一种母语，儿童只以某一种母语作为唯一的口头交际工具。儿童可塑性极强，加上学习语言的方法对头，这就难怪任何民族的儿童都是学习本族语言的神童和专家，其学习速度之快，学习成绩之好，莫不令人惊羨！

能不能在半年之内基本上学好一种语言呢？根据最近出版的资料，回答是肯定的。卓有成效的“英语速成法”的创建者扶忠汉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这是可靠的事实。他说：“我曾实验过，一个好的英语老师，在730个小时之内绝对可以把学生日常生活常用的听、讲、读、写教会。”“我们把这730个小时分成半年来学呢？你算一下，每天刚好四个小时，这样就绝对可以教好学生了。”“我教学生文法，通常总共只花30个小时，教他们一遍就够了，其余700个小时，我要他们一直不停地练习英语。这样，学生学了半年，就足足讲了700个小时的英语，比起那些学了10年还讲不到50个小时的英语的人当然要讲得流利多了。总之，同样是730个小时，分作10年，成效几乎等于零，没有人能突破这个实验，分作半年，却是成效非凡，你的英语流利极了，我随时随地都敢做这个示范教学，我请问大家，学习英语除了速成，你还能找到第二个方法吗？”

扶忠汉甚至还用事实证明在短短的三个月或两个月之内还是

---

<sup>①</sup> 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年2期。

有可能把一种外语学好的。他指出：“我更要告诉每一个人，摩门教的传教士就是把这 730 个小时又缩短为 3 个月，每天刚好 8 个小时，所以 3 个月之后，他就敢上台用国语（按即普通话）讲道了。试问，如果从今天开始，我每天和你讲 8 个小时以上的英语，三个月之后，你讲英语还可能紧张吗？”“我曾认识几个摩门教的传教士，他们在美国只接受了三个月的中文训练，第一天到台湾，竟然就敢上台用中文讲道。最后一件事是在座各位没有人敢否认的，因为那是有历史性的证据，就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训练特务工作人员到德国，要一些士兵在两个月之内把基本的德语学得和德国人差不多，而士兵真的都做到了，当然原因之一是美国情报局提供他们一套很好的课程，但从 Psycho-linguistics（心理语言学）来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那是军事命令，如果学不好，就把他们给枪毙，有谁可能学不好。”<sup>①</sup>

在两三个月之内基本上能学好一门外语的口语，这可能是人类学习语言的最大速度；而这种成就，也只有把语言作为最重要的口头交际工具集中地来学习、来使用，并把学用结合为一体，才有可能取得。

## 二、指导研究语言

研究语言更需要语言理论来指导，以免常走弯路，劳而少功。在研究差别较大的汉语方言或没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语言时，假若没有语音学的理论指导，没有音位学的理论指导，没有一套记音的国际音标，几乎是寸步难行的。要研究汉语方言或无文字的语言，首先必须用国际音标把它精确地记录下来，然后才能归纳出它的对立音位，找出其语言结构体系；确定其形位与词位（“形位”与“词素”或“语素”大致相同，“词位”与“词”大

---

<sup>①</sup> 《光明日报》1988 年 12 月 30、31 日。